

卷第四十三 神仙四十三

尹真人 廬山人 薛玄真 於濤

尹真人

犍為郡東十餘里，有道觀在深岩中，石壁四壅，有顏道士居之。觀殿有石函，長三尺餘，其上鑿出鳥獸花卉，文理纖妙，鄰於鬼工。而緘鎖極固，泯然無毫縷之隙。裡人相傳，雲是尹喜石函。真人事跡，顯於紀傳詳矣。真人將上升，以石函付門弟子，約之曰：「此函中有符箓，慎不得啟之，必有大禍。」於是郡人盡敬之。大歷中，有清河崔君，為犍為守。崔君素以（「以」原作「有」，據明抄本改。）剛果自恃，既至郡，聞有尹真人函，笑謂屬官曰：「新垣平之詐見矣。」即詣之，且命破鎖。顏道士曰：「此尹真人石函，真人有遺教曰：『啟吾函者有大禍。』幸君侯無犯仙官之約。」崔君怒曰：「尹真人死千歲，安得獨有石函在乎？吾不信。」顏道士確其詞，而崔君固不從。於是命破其鎖。久之而堅然不可動。崔君怒，又以巨絙係函鼻，用數十牛拽其絙，鞭而驅之。僅半日，石函遂開。中有符箓數十軸，以黃縑為幅，丹書其文，皆炳然如新。崔君既觀畢，顧謂顏道士曰：「吾向者意函中有奇寶，故開而閱之；今徒有符箓而已。」於是令緘鎖如舊。既歸郡，是夕，令忽暴卒，後三日而悟。其官屬將吏輩，悉詣崔君問之、且訊焉。崔君曰：「吾甚愍，未嘗聞神仙事，前者偶開尹真人石函，果為冥官追攝。初見一人，衣紫衣，至寢，謂吾曰：『我吏於冥司者也，今奉命召君。固不可拒，拒則禍益大矣，宜疾去。』吾始聞憂，欲以辭免。然不覺與使者俱出郡城，僅行五十里，至冥司。其官即故相呂公也。謂吾曰：『子何為開尹真人石函乎？奉上帝命，且削君之祿壽，果如何哉！』已而召掾吏至，令按吾祿壽之籍。」掾吏白呂公曰：「崔君有官五任。有壽十七年。今奉上帝符，盡奪五任官，又削十五年壽。今獨有二年任矣。」於是聽崔君還。後二年果卒。

（出《宣室志》）

廬山人

唐寶歷中，荊州廬山人，常販燒礬石灰，往來於白汙南草市。時時微露奇跡，人不之測。賈人趙元卿好事，將從之游。乃頻市其所貨，設果茗，訪其息利之術。盧覺，謂曰：「觀子意似不在所市，意何也？」趙乃言：「竊知長者埋形隱德，洞過著龜，願垂一言。」盧笑曰：「今日且驗，君主人午時有非常之禍。若信吾言，當免。子可告之。將午，當有匠者負囊而至，囊中有銀二兩餘，必非意相干也。可閉關，妻孥勿輕應對。及午，必極罵，須盡家臨水避之。若爾，徒費錢三千四百。」時趙停於百姓張家，即遽歸告之。張亦素神盧生，乃閉門伺之。欲午，果有人狀如盧所言，叩門求糶，怒其不應，因蹴其門。張重篋捍之。少頃聚人數百。張乃由後門，與妻子迴避。才差午，其人乃去，行數百步，忽蹶倒而死。其妻至，眾人具告其所為，妻痛哭，乃適張家，誣其夫死有因。官不能評。眾具言張閉戶逃避之狀。理者謂張曰：「汝固無罪，可為辦其送死。」張欣然從斷，其妻亦喜。及市樁儼舉，正當三千四百文。因是人赴之如市。盧意以為煩，潛逝至復州界，維舟於陸奇秀才莊門。或語陸：「廬山人非常人也。」陸乃請之。陸時將入京投相知，因請決疑。盧曰：「君今年不動，憂且夕禍作。君所居堂後，有錢一甌，覆以板，非君有也。錢主今始三歲，君其勿用一錢，用必成禍。能從吾戒乎？」陸矍然謝之。及盧生去，水波未定。陸笑謂妻曰：「盧生言如是，吾更何求乎？」乃命家童掘地，未數尺，果遇板，徹之。有巨甕，散錢滿焉。陸喜甚，妻亦搬運，紉草貫之，將及一萬，兒女忽暴頭痛不可忍。陸曰：「豈盧生言將微乎？」因奔馬追及，謝違戒。盧生怒曰：「君用之，必禍骨肉。骨肉與利輕重，君自度也。」棹舟去之不顧。陸馳歸，醮而瘞焉，兒女乃愈。盧生到復州，又常與數人閒行，途遇六七人盛服，俱帶酒氣逆鼻。盧生忽叱之曰：「汝等所為不俊，性命無幾。」其人悉羅拜塵中曰：「不敢不敢。」其侶訝之。盧曰：「此輩盡劫賊也。」其異如此。元卿言：「盧卿狀貌，老少不常。亦不常見其飲食。常語趙生曰：『世間刺客隱形者不少，道者得隱形術，能不試，二十年可以化形，名曰脫離，後二十年，名籍於地仙矣。』」又言『刺客之死，屍亦不見。』所論多奇怪，蓋神仙之流也。」（出《酉陽雜俎》）

薛玄真

薛玄真者，唐給事中伯高之高祖也。少好道，不嗜名宦。遨遊雲泉，得長生之道。常於五嶺間棲憩，每遇人曰：「九疑五嶺，神仙之墟，山水幽奇，煙霞勝異。如陽朔之峰巒挺拔，博羅之洞府清虛，不可忘也。所以祝融棲神於衡阜，虞舜登仙於蒼梧，赫胥耀跡於潛峰。黃帝飛輪於鼎湖；其餘高真列仙，人臣輔相，騰鶻逍遙者，無山無之。其故何哉？山幽而靈，水深而清，松竹交映，雲蘿杳冥，固非凡骨塵心之所愛也；況遂河之中，別開天地，瓊膏滴乳，靈草秀芝，豈塵目能窺，凡履可履也？得延年之道，而優游其地，信為樂哉。」真元末，鄭餘慶謫（「謫」字原缺，據明抄本補。）郴州長史，門吏有自遠省餘慶者，未至郴州十餘里，店中駐歇，與玄真相遇，狀貌如二十三四，神采俊邁，詞多稽古，時語及開元、麟德間事，有如目睹。又言明年二月，餘慶當復歸朝；餘言皆神異。問其姓氏，再三不答。懇詰之。云：「某有志林泉，久棄鄉國，不欲骨肉知此行止。姓薛，名玄真。」門吏話於餘慶。令人訪尋，無復蹤跡。明年二月，餘慶徵還，及到長安，語及異事，給事中薛伯高流涕對曰：「某高祖，自左常侍棄官入道，隱終南，不知所終，是矣。」（出《仙傳拾遺》）

於濤

於濤者，唐宰相琮之姪也。琮南遷，途經平望驛，維舟方食，有一叟自門而進，直抵廳側小閣子，以詣濤焉。叟之來也，驛吏疑從相國而行，不之問；相國疑是驛中人，又不之詰。既及濤所憩，濤問「叟何人也。」對曰：「曹老兒。」問其所來。對曰：「郎君極有好官職，此行不用憂。」濤方將遠涉，深抱憂慮，聞其言，欣然迎待，揖之即席。濤與表弟前秘書省薛校書俱與之語，問其所能。云：「老叟無解，但見郎君此後官職高顯，不可一一敘之，請濡毫執筆，隨語記錄之也。」如是濤隨叟所授數章，詞多隱密，迨若謠讖；亦敘相國牽復之事。因問薛校書如何。叟曰：「千里之外，遇西則止。其有官職，雖非真刺史，亦作假郡守。」濤又問「某京中宅內事，可以知否？」叟俛首良久曰：「京宅甚安。今日堂前有某夫人、某尼。」賓客名字，一一審識。「某廊下有小童某，牽一銅龜子馳戲。」濤亦審其諦實，皆書於編上。荏苒所載，已是數幅。相顧笑語，即將昏暝。濤因指薛芸香姬者。謂叟曰：「此人如何？」對曰：「極好，三千里外亦得好官。」濤初隨語書事，心志銳信；及聞此姬亦有好官，訝其說謬，意亦中怠矣。時濤表弟杜儒休給事，刺湖州。寄簞下酒一壺，可五斗。因問叟頗好酒否。叟忻然為請，即以銀盃授之，令自酌飲。頃之酒盡，叟曰：「某聞

盂枕首而睡，時蚊蚋盛，無有近叟者。及旦失叟，唯銀盂在焉。方驚問訪求，莫知所止。人或云：「此即曹休博士也。」曹休，魏之宗室，仕晉為史官，齊梁間或處朝列，得神仙之道，多游江湖間，往來賈販，常拯救人，以陰功及物。人多有見之，受其遺者。濤自後授泗州防禦使歙州刺史，佐淮南吳王楊公行密為副使。相國尋亦北歸。薛校書佐江西賓幕，知袁州軍務。值用軍之際，挈家之閩，至一小邑，姬者俄以疾終。山中無求閔器之所，托一村翁。輟其壽官而瘞。斯棺裝漆金彩，頗甚珍華，既瘞之後，方驗得好棺之言。及京宅，是日賓客、小童牽銅龜遊戲之事，無不驗者。（出《神仙感應傳》）

[返回 >> 太平廣記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